四友齋叢說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詩一

詩有四始有六義今人之詩與古人異矣雖其工拙不同要之六義斷不可闕者也苟於六義有合則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六義苟闕即古人之詩何取焉余觀孔子所定三百篇雖淫奔之辭猶存之以備法鑒則其所去者正所謂於六義有闕者是也况六義者既無意象可尋復非

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則寄在冥邈求之於遠則
不下帶衽又何惟乎今之作者之不知之耶然
不知其要則在於本之性情而已不本之性情
則其所謂托興引喻與直陳其事者又將安從
生哉今世人皆稱盛唐風骨然所謂風骨者正
是物也學者苟以是求之則可以得古人之用
心而其作亦庶幾乎必傳若舍此而但求工於
言句之間吾見其愈工而愈遠矣自二十四以
至二十六共三卷

詩以性情爲主三百篇亦只是性情今詩家所宗莫過于十九首其首篇行行重行行何等情意深至而辭句簡質其後或有托諷者其辭不得不曲而婉然終始只一事而首尾照應血脉連屬何等妥貼今人但模倣古人詞句飣餖成篇血脉不相接續復不辨有首尾讀之終篇不知其安身立命在於何處縱學得句句似曹劉終是未善

詩苟發於情性更得興致高遠體勢穩順措詞

妥貼音調和暢斯可謂詩之最上乘矣然豈可以易言哉

婉暢二字亦是詩家切要語蓋暢而不婉則近於麄婉而不暢則入於晦

選詩之中若論華藻綺麗則稱陳思潘陸若求風力遒迅則十九首之後便有劉禎左思

詩家相沿各有流派蓋潘陸規模於子建左思步驟於劉禎而靖節質直出於應璩之百一蓋顯然明著者也則鍾参軍詩品亦自具眼

詩自左思潘陸之後至義熙永明間又一變矣然當以三謝為正宗蓋所謂芙蓉出水者不但康樂爲然如惠連秋懷玄暉澄江淨如練等句皆有天然妙麗處若顏光祿鮑叅軍雕刻組繢縱得成道亦只是羅漢果

謝靈運詩如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終是合盤

顏光祿詩雖佳然雕刻太過至如五君詠託興既高而風力尤勁便可與左太冲抗衡

宋明以後當推徐庾陰何蓋其詩尚本於情性但以其工爲柔曼之語故乏風骨猶不甚委靡若梁元帝簡文帝劉孝綽後至楊素孫萬壽諸人則頹然風靡矣陳伯玉出安得不極力振起之哉

徐孝穆所編玉臺新詠雖則過於綺麗然柔曼婉孌深於閨情殊有風人之致校之香奩集與彤管遺編之類奚啻天壤

山谷云嵇叔夜詩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氣凡

學作詩者不可不成誦在心想見其人雖沉於
世故者暫得攬其餘芳便可撲去面上三斗俗
塵矣何況深其義味者乎

山谷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於鑪錘之功不遺
力也然陶彭澤之牆數仞謝庾未能窺者蓋二
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山谷云久不觀陶謝詩覺胸次幅塞因學書盡
此卷覺沆瀣生於牙頰間也

唐初雖相沿陳隋委靡之習然自是不同如王

無功古意李伯藥鄴城懷古之作尚在陳子昂之前然其力已自勁挺蓋當與王之代則振迅激昂氣機已動雖諸公亦不自知也孰謂文章不關於氣運哉

唐人詩如王無功山中言志云孟光倘未嫁梁鴻正須婦王維贈房琯云或可累安邑茅齋君試營是皆直言其情何等真率若後人便有許多緣飾

世之言詩者皆曰盛唐余觀一時如王右丞之

清深李翰林之豪宕王江陵之俊逸常徵君之高曠李頎之沉着岑嘉州之精鍊高常侍之老健各有其妙而其所造皆能登峯造極者也然終輸杜少陵一籌蓋盛唐之所重者風骨也少陵則體備風骨而復包沈謝之典雅燕徐庾之綿縟采初唐之濃麗而清深豪宕俊逸高曠沉着精鍊老健蓋無所不備此其所以爲集大成者歟

今世所傳六家詩選是唐人所選者有搜王小

集不著撰人姓名殷璠有河嶽英靈集元結有篋中集高仲武有中興間氣集芮廷章有國秀集姚合有極玄集終是唐人所選尚得當時音調與後人選者不同

王荆公有唐人百家詩選余舊無此書常思一見之近聞朱象和有抄本曾一借閱其中大半是晚唐詩雖是晚唐然中必有主正所謂六藝無關者也與近世但爲浮濫之語者不同蓋荆公學問有本固是堂上人

皎然詩式取境篇曰或云詩不假脩飾任其醜朴但風韻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無鹽闕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則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閑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時意靜神王佳句縱橫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蓋由先積精思因神王而得乎此是詩家第一義諦學者必熟玩之當自有

得

盧藏用作陳子昂集序云道喪五百年而有陳君子因請論之司馬子長自序云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五百歲而有司馬公邇來年代旣遥作者無限若論筆語則東漢有班張崔蔡若但論詩則魏有曹劉王傅晉有潘岳陸機阮籍盧諶宋有謝康樂陶淵明鮑明遠齊有謝吏部梁有柳文暢吳叔庠作者紛紜繼在青史如何五百之數獨歸於陳君乎藏用欲爲子

昂張一尺之羅蓋飜天之宇上擬晉劉下遺庭樂安可得耶子昂感寓三十首出自阮公詠懷詠懷之作難以爲儔子昂曰荒哉穆天子好與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昌若阮公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淚下誰能禁此序或未淪千載之下當有識者得無撫掌乎

夫詩人作用勢有通塞意有盤礴勢有通塞者謂一篇之中後勢特起前勢似斷如鷟鴻背飛

郤顧儔侶即曹植詩云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因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是也意有盤礡者謂一篇之中雖詞歸一旨而興乃多端用識與才蹂踐理窟如卞子採玉徘徊荆岑恐有遺璞且其中有二義一情一事事者如劉越石詩曰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用五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讐是也情如康樂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辭似淡而無味常手覽之

何異文侯聽古樂哉謝氏傳曰吾嘗在永嘉西
堂作詩夢見惠連因得池塘生春草豈非神助
乎

夫五言之道唯工惟精論者雖欲降殺齊梁未
知其旨若撥時代道喪幾之矣沈約詩詩人不
用此論何也如謝吏部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
未央栁文暢詩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王元
長詩霜氣下孟津秋風度函谷亦何減於建安
耶或以建安不用事齊梁用事以定優劣亦請

論之如王鈞詩王生臨廣陌潘子赴黃河庾肩
吾詩秦皇觀大海魏帝逐飄風沈約詩高樓切
思婦西園游上才格雖弱氣猶正遠比建安可
言體變不可言道喪大曆中詞人多在江外皇
甫冉嚴維張繼素劉長卿李嘉祐朱放竊佔青
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爲已有吾知詩道初喪正
在於此何得推過齊梁作者迄今餘波尚寖後
生相效沒溺者多大曆末年諸公改轍盖知前
非也如皇甫冉和王相公玩雪詩連營鼓角動

忽似戰叅乾嚴維代宗挽歌波從少海息雲自大風開劉長卿山鸜鵒歌青雲杳杳無力飛白露蒼蒼抱枝宿李嘉祐少年行白馬撼金珂紛紛侍從多身居驃騎幕家近滹沱河張繼素詠鏡漢月經時掩胡塵與歲深朱放詩愛彼雲外人來取澗底泉已上諸公方於南朝張正見何胥徐摛王筠吾則無間然矣

又曰三同之中偷語最爲鈍賊如蕭何定漢律令厥罪不書應爲酇侯務在匡佐不暇采詩致

使弱手無才公行刼剥若許貧道片言可折此輩無處逃刑其次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詩教何設其次偷勢才巧意精若無朕迹蓋詩人閫域之中偷狐白裘之手吾亦賞俊從其漏網

詩式云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

詩有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澁要氣足而不怒張

此語皆切中詩家肯綮古今論詩無有能出其

右者作詩者當留深味之

古之論詩者有鍾嶸詩品又有沈約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詩箴見詩式中

李空同曰王子云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于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号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也斯足以觀義矣

楊升菴談詩真有妙解處且援証該博今取數
篇附錄于後

楊升菴曰劉勰云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
調清麗居宗鍾嶸云四言文約易廣取効風雅
便可多得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習焉劉潛夫
云四言尤難三百篇在前故也葉水心云五言
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詩雖文
詞巨伯輙不能工合數公之說論之所謂易者
易成也所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韋孟諷諫

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難德難厲其庶而以爲使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余獨愛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慆疇敢以渝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真可繼三百篇矣或問唐夫人樂府何如曰是直可繼關雎不當以章句摘也曰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鵲叔夜目

送歸鴻何如曰此比直後世四言耳工則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尋丈也

楊升菴詩話曰修文殿御覽載李陵詩云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穹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此詩古文苑止有首二句注云下缺當補入以傳好古者修文殿御覽一書今亦不傳不知升菴何從得

此

孔欣樂府云相望狹路間道狹正踟躕[illegible]步[illegible]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俗尚風波人情多遷渝擧集堂必淵邅去庭亦蓋競趣當不暇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樞未若及初九携手歸田廬躬耕東山[illegible]樂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遊方外可寄娛楊[illegible][illegible]稱其高趣可並淵明余謂其格調雖與淵明不叶然其興寄逈出於六朝諸人之上矣

晉釋惠遠遊廬山詩云崇岩吐氣清幽岫栖神跡希聲奏群籟響出山溜滴有客獨冥遊徑然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闢留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騰九霄不奮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此詩世罕傳弘明集亦不載獨見於廬山古石刻中

楊升菴云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遠匪惟作詩其解詩亦然如唐人

閨情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

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曰夢裡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曰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即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爲托言而不以爲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人作閨情之正矣若知其爲思望之詞則詩之寄望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亦必印可

此說耳

楊升菴云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李白用其意衍爲楊叛兒歌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則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云郎今欲渡

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信矣其楊叛兒一篇即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高僧拈佛祖語信口道出無非妙理豈生吞義山拆洗杜詩者比哉

李端古別離詩云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問商賈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

問後期知幾日前路轉多山巫峽通湘浦迢迢
隔雲雨天晴見海嶠月落聞津鼓人老自多愁
水深難急流清宵歌一曲白首對汀洲與君桂
陽別令君岳陽待後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木
落鴈嗷嗷洞庭波浪高遠山雲似蓋極浦樹如
毫朝發能幾里暮來風又起如何兩處愁皆在
舐舟裏昨夜天月明長川寒且清菊花開欲盡
薺菜拍來生下江帆勢速五兩遲相逐欲問去
時人知投何處宿空令猿嘯時泣對湘潭竹楊

升菴云此詩端集不載古樂府有之但題曰二首非也其詩眞景實情婉轉惆悵求之徐庾之間且罕況晚唐乎大歷巳後五言古詩可選唯端此篇與劉禹錫搗衣曲陸龜蒙茱萸匣中鏡温飛卿悠悠復悠悠四首耳今徐䜈西家即五十家唐詩活字本李端集亦有此詩但仍分作二首耳

楊升菴云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言畫貴神詩貴韻

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論也晁以道和公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始爲定蓋欲以補坡公之未備也

六朝初唐之詩其落句可觀而諸集不載者聊出之以存其槩

陸季覽詠桐摇落依空井生死若爲心不辭先入爨唯恨少知音

許圉師詠牛應制逸足還同驥奇毛自偶麟欲知花跡遠雲影入天津

陳述詠美人照鏡插花枝共動含笑靨俱生衫分兩處彩釧響一邊聲就中還妒影恐奪可憐名

趙儒宗詠龜有靈堪託夢無心解自謀不能著下伏強從蓮上遊

陳昭經孟嘗君墓泉戶無關吏雞鳴誰為開

許倪詠破扇敝日無全影搖風有半涼不堪遮巧笑猶足動衣香

黃叔度看王儀同拜春花舒漢綬秋蟬集趙冠

浮雲生羽盖明月上銀轍

徐伯藥賦得班去趙姬升今日持團扇非是爲
秋風

裴延隔壁聞妓徒聞管絃切不見舞腰回頼有
歌梁共塵飛一半來

裴延詠剪花花寒未聚蝶色艶且驚人懸知陌
上桺應妬手中春

唐怡述懷萬事皆零落平生不可思唯餘酒中
趣不減少年時

神廻壞歐陽山人嚴秀才鷄鳴東牖曙草秀南
湖春神廻擬一詩僧也
吳興妓董贈謝府君玉釵空中墮金鈿行處欲
獨泣詠春風長夜孤明月
沈炳長安少年行涙盡眼方暗髀傷耳自聾
范洒心詩喬木聳田園青山亂商鄧
劉曼才述懷百年未過半萬事良可知無益昆
崙壞空遶鄧林枝
李君武詠泥椒塗香氣溢芝封璽文生名逐黎

陽衆名隨蜀道青一九封潢塞數手漏孝逕不分高樓妾持況別離情
周若水贈江令公東海一朝變南冠悲獨歸何當沾露草還濕舊臣衣
章玄同泝所贈張錫黃葉因風下甘從洛浦隈白雲何所爲還出帝鄉來
嚴羽卿論詩以爲當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花此詩家妙語也又引禪家羚羊掛角香象渡河等語正以見作詩者當不落理路不着言筌噐學詩

者誠不可不知此意然觀王右丞輞川別業與

積雨輞川庄作李頎題璿上人山池諸篇皆從

實地說何嘗作浮濫語令人則全無血脉一句

說向東一句說向西以爲此不落理路不着言

筌語即水中月鏡中花也此何異向痴人說夢

而羽卿數語無乃爲疑誤後人之本耶

元楊仲弘所選唐音小時見其盛傳然格律甚

卑但音調清亮可備初學諷詠而已

近世選唐詩者獨高棅唐詩正聲頗重風骨其

格最正

近時皇甫百泉解頤新語不但文字蕭灑而詮品亦精確可爲詩家指南

黃五岳作古詩評六十三首亦非近代人語當求之唐以上耳

五岳賞陸士衡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余謂此二句有神助五岳亦有神解

蓺說卷之二十四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詩二

唐時歷選詩人當推王無功陸魯望爲第一蓋當武德之初猶有陳隋之遺習而無功能盡洗鉛華獨存體質且嗜酒誕放脫落世事故於情性最近今觀其詩近而不淺質而不俗殊有魏晉之風陸魯望則近於里巷風謠故皆有諷有刺而不求工於言句之間可謂盡善世稱秦隱

君余則以爲隱君有意於作詩去二君遠甚嘗欲集無功之詩與笠澤叢書並刻以傳恨力不能也

沈宋始創爲律排比律法穩順聲勢其鑄詞已別是一格矣然觀其五言古詩大率以五言律詩句用之夫律詩句不可用於古詩中猶古詩句不可用於律詩中也故五言律雖工而五言古詩終輸陳拾遺一籌

王右丞五言有絕佳者如氏園贈裴十一迪納

凉濟上四賢詠諸篇格調既高而寄興復遠即古人詩中亦不能多見者今選詩者俱不之取獨以西施詠之類入選此不知何謂

衆左司性情閒遠最近風雅其恬淡之趣亦不減陶靖節唐人中五言古詩有陶謝遺韻者獨左司一人

五言絕句當以王右丞為絕唱七言絕句則唯王昌齡李太白劉賓客擅場餘不逮也

風人推椰儀曹騷雅去屈宋不遠然亦只是髣

髣其體格耳及觀劉賓客諸賦雖不規模騷雅然議論超卓鋪寫詳贍而鑄詞亦自平典當出儀曹之上

余最喜白太傅詩正以其不事雕飾直寫性情夫三百篇何嘗以雕繪爲工耶世又以元微之與白並稱然元已自雕繪唯諷諭諸篇差可比肩耳

初唐人歌行蓋相沿梁陳之體彷彿徐孝穆江總持諸作雖極其綺麗然不過將浮艷之詞模

彷湊合耳至如白太傅長恨歌琵琶行元相連昌宮詞皆是直陳時事而鋪寫詳密宛如畫出使今世人讀之猶可想見當時之事余以爲當爲古今長歌第一

黃山谷跋劉賓客柳枝詞云劉賓客柳枝詞雖乏曹劉陸機左思之豪壯自爲齊梁樂府之將領也

文云劉夢得竹枝九首蓋詩人中工道人意中事者使白居易張籍爲之未必能也

中唐巳後之詩唯王建最爲淺俗文死英華寄
贈内建詩自上武元衡相公後十四首中間如
脫下御衣先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等句此似
令相禮者白席之語麤糲鄙俚宋元人所不道
者何足以點唐詩哉

張籍長於樂府如節婦吟等篇眞擅場之作其
七言律亦只是王建之流耳如早朝寄白舍人
嚴郎中云爛暗有蔣衡石柱雪深無處認沙堤
此是何等語

楊升菴詩話云李益有樂府雜體一首云藍葉鬱重重藍花石榴色少婦歸少年光華自相得愛如寒烟火棄若秋風扇山岳起面前相看不相見春至草亦生誰能無別情殷勤展心素見新莫忘故遥望孟門山殷勤報君子既爲隨陽鴈勿學西流水此詩比興有古樂府之風或云非益詩乃人代稚小玉寄益之作也

且無論晚唐只如中唐人詩如月到上方諸品靜身持半偈萬縁空之句興象俱佳可稱名作

若廬嶽高僧貽偈別茅山道士寄書來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冐雨開如此等句細味之亦索然者而世傳誦以爲佳何耶豈承襲既久亦世之耳鑒者多也

唐人小說云杜牧之在牛奇章幕中每夜出狹斜猜飲酬醉而歸奇章常令人潜護之及牧之還朝奇章戒以節飲勿復輕出爲言牧之初猶抵飾奇章命出報帖一篋示之皆每夜街吏所報杜書記平善帖子杜始愧謝余嘗疑牧之雖

有才藻然浮薄太甚苛章似待之太過及觀其少年行云豪持出塞節笑別遠山眉其風流豪俠之氣猶可想見及觀其罪言與原十六衛諸文則知收之蓋有志於經畧或不得試而輕世之意頗托之此耶則苛章之愛才未爲過也

齊梁體自盛唐一變之後不復有爲之者至溫李出始復追之今觀溫飛卿西州曲單衫杏子紅雙鬟鴉雛色之句及李義山無題云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

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
嫁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無題云照梁初有
情出水舊知名裙衩芙蓉小釵茸翡翠輕錦長
書鄭重眉細恨分明莫近彈棊局中心最不平
詠月云池上與橋邊難忘復可憐簾開最明夜
簟卷已涼天流處水花急吐時風葉鮮姮娥無
粉黛只是逞嬋娟詠荷花云都無色可並不奈
此香何瑶席乘凉設金羈落晚過迴衾燈照綺
渡襪水沾羅預想前秋別離居夢櫂歌收江南

曲云郎舡安兩槳儂舸動雙檣擕黛開宮額裁裙約楚腰爭期方積思臨醉欲拚嬌莫以採菱唱欲羨秦臺簫又効徐陵體賜更衣云密帳眞珠絡温幃翡翠裝楚腰知便寵宮眉正鬬強結帶懸梔子繡領刺鴛鴦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沉香此作雜之王臺新詠中尤孰有能辨之者羅隱詩雖是晩唐如霜壓楚蓮秋後折雨催蠻酒夜深酤亦自婉暢可諷楊升菴云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

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娘林妙玉也女狀元王蜀黃崇嘏也崇嘏臨卭人作詩上蜀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剖决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識以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奩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盖黃氏也

黃山谷云元祐初與秦少游張文潜論詩二公

初不謂然乆之東坡以爲一代之詩當推魯直二公遂金其舊而圖新方其改轅易轍如枯絃敝軫尠能成聲而踈闊迭宕不諧人耳少焉遂能使師曠忘味鍾期改容也

宋初之詩劉子儀楊大年諸人皆學李義山謂之西崑體然義山蓋本之少陵也當時猶具體而微至神宗朝蘇東坡黃山谷王半山陳后山諸公出而詩道大備東坡山谷專宗少陵半山稍出入盛唐后山則規模中唐簡質可尚

南宋陳簡齋陸放翁楊萬里周必大范石湖諸人之詩雖則尖新太露圭角乏渾厚之氣然能鋪寫情景不專事綺繢其與但爲風雲月露之形者大相逕庭終在元人上世謂元人詩過宋人此非知言者也

元人詩昔人獨推虞范楊揭謂之四大家蓋虞道園范清江楊仲弘揭曼碩四人也四人之詩其格調具在固不可不謂之大家但乏思致求其言外之趣則索然耳余於元人中獨取張外

史倪雲林二人之詩外史寓跡於黃冠住杭州開元宮登善院又往來於華陽洞曲林館中蓋葛稚川陶眞白之流也昔人謂其善談名理嘗見其古詩數首大率似阮嗣宗詠懷其趣溢出於言句之外其卽所謂名理者耶余愛而錄之以俟知者昔阮光祿道白馬論以爲正索一解人亦不可得此不可與不知者道也

不愛崑岡玉不愛江漢珠愛已有蒼璧有之利有餘吾生爲我有其利當何如論爵不足貴論

富不能踰達生命之情順生以自娛
荆人有遺弓索之將奚爲且荆人遺之乃荆人
得之孔子聞之曰去其荆可耳老聃聞則曰去
其人可矣天下有至公孔聃得其理天地且弗
有莫知其所始
墨子歎染絲所歎一何長染於蒼則蒼染於黃
則黃奚獨染絲然染國在所當有染如伊皐與禹
湯稱聖王殷紂染惡來既染國亦亡染士如孔
聃死文道彌光

魯君聘顏闔踰垣避使者哉非惡富貴君胡獨
不捨全生以爲上迫生以爲下當知得道人治
國其士苴

虞人百里奚所鬻五羊皮有得其說者乃是公
孫枝獻諸秦穆公四境不足治賢者倘不遇後
世誰當知

昔者齊桓公往見小臣稷一日凡三至欲見且
弗得驁爵固輕主驁霸亦輕士大夫縱驁爵驁
霸吾敢爾所以終見之不爲從者止誰云內行

鈌論覇亦可矣

桓公遇甯戚飯牛中夜起賜之以衣冠一說境內理再說爲天下桓公以師事衛與齊不遠安用疑客子不患有小惡所患亡大美且人固難全用長當若此

業煩則無功禮煩則不莊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國人逐狘兕因之殺子陽嚴刑無所赦適見召亂亡

齊有善相狗假賈取鼠者數年不取鼠者之不

如捨相曰實良狗志在麏麚麀鹿欲觀取鼠鼠能請桎其後足桎足乃取鼠潅爾驥驁氣安得志言徒喻此鴐鵝志

燕雀爭善處處在大屋下㚰㚰甚相樂子母得相哺一朝竈突決火炎屋棟燬燕雀色不變不知禍及巳人臣私聚斂迷國壞綱紀孰謂斯人智不如燕雀耳

右張外史古詩十首余甞得一掛軸乃倪雲林作小楷書之者書學大令亦妙絶毋意緒不佳

即取出懸之吟諷數廻覺形神俱暢

張貞居獨酌一首乃陳谷陽手書者詩曰靜極忽不愜掩書騁前軒榮木樊四維時禽托孤園群物方趨功吾衷恒晏然本乏超世才偶脫區中緣妙理寄濁醪嘉名愛靈仙從吾所好耳富貴須何年此詩若置之陶集中當無媿色

倪雲林無錫人名瓚字元鎮家饒於財所居有清閟閣雲林堂備蕭洒幽深之致性不喜見俗人過便舍去蓋出塵離垢之士也遭元末之亂

遂棄家乘扁舟飄然於五湖三泖之間其詩法
韋蘇州思致清遠能道不喫烟火食語昔人言
韋蘇州鮮食寡欲愛掃地焚香而坐雲林實類
之蓋不但其詩之酷似而已
元人最稱楊鐵崖其才誠爲過人然不過學李
長吉其高者近李供奉終非正脉
袁潛翁名介字可潛即海叟之父其先自蜀來
占籍華亭可潛元末爲府椽以詩名子凱世其
學遂卓冠當代可潛詩世傳其檢田吏一篇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襤𧝣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尋捧撥離江城解后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貧民老翁荅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千五家貧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及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既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雨不啻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田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稿

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粮與
官棒相隨鄰里去告災十石秋粮望全放當年
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
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勒我將
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盡把我田批作熟
太平九月早開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
女阿惜逼我嫁賣陪官粮阿孫賣與運粮戶即
目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
裏去我今年紀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衣東求

西乞度殘喘無由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題邊淚予亦羞慙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此篇質直似木蘭詩其有關時事則少陵石壕吏白太傅諷諭之類也海叟詩格調雖高亦只是詩人之雄耳苟以六義論之較之家公恐不得擅出藍之譽

楊鐵崖將訪倪雲林值天晚泊舟於滕氏之門滕乃宋學士元發之後富而禮賢知爲鐵崖延請至家鐵崖曰有紫蟹醉醪則可主人曰有鐵

崖入門主人設盛饌出二妓侑觴且命伎索詩鐵崖援筆立成曰颯颯西風秋漸老郭索肥時香晚稻兩螯盛貯白璃瑶半殼微含紅瑪瑙憶昔當年蘇子瞻較勝咄咄論團尖我今大嚼不知數況有醇醪如蜜甜此詩頗豪宕可愛

叢說卷之二十五